2026年7月　第105卷 第3期
Jul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3

DOI: 10.65961/crcl-2026-0040

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與漢語動結式變體的動態生成

嚴淼才、袁　野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提要

漢語動結式的句法派生是生成語法研究中的核心話題之一。本文以 Sybesma（2017）的內部體分析為基本框架，假定結果補語（V2）層級位置高於主動詞（V1）。基於 Collins（2024）提出的“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MTAS）”，本文重新審視了漢語動結式的論元結構，主張外部論元和內部論元分別由相應的功能中心語（v 和 v_{IA}）引入句法，論元結構的構建遵循論元準則。在此基礎上，本文為動結式提出了一個動態派生機制。在該機制下，動結式根據實際的論元數量和類型，選擇相應的輕動詞，即論元引入中心語，其數量和類型隨動結式的具體類型而動態變化。主動詞通過中心語移位到結果補語處，形成 V1V2 語序，避免了過往研究中語序生成方面的理論或實證衝突。這個基於 MTAS 的漢語動結式派生機制為動結式不同變體（賓語指向及物動結式、主語指向及物動結式和不及物動結式）的句法派生提供了統一且具解釋力的分析路徑。

關鍵詞

動結式，內部體，論元準則，論元結構

* 袁野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嚴淼才、袁野。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動結式的句法派生是生成語法研究的一個重點與難點，而漢語動結式因其獨特的語言特點，進一步增加了理論分析的難度。其中一個核心難題來源於漢語動結式語序的生成。在英語等語言中，主動詞（V1）和結果謂語（V2）常為獨立句法成分，可以被動結式賓語隔開，如（1a）所示。但在漢語動結式中（1b），結果謂語“乾淨”以後綴的形式出現在主動詞“洗”之後，兩者之間不能插入其它成分。

(1) a. He washed the clothes clean.
b. 張三洗乾淨了衣服。

在動結式相關的句法研究中，主動詞的層級位置通常高於結果謂語（如 Hoekstra 1988；Levin & Hovav 1995；Ramchand 2008），漢語動結式研究也多沿襲該分析模式（如 Huang 1992；Sybesma 1999；Zhang 2001；Lin 2004；Wang 2010；Basciano 2019；Z. Chen 2023）。為解釋漢語動結式中 V1V2 語序的生成，大多數學者假設 V2 移位到 V1，形成 V1V2 語序。然而，在生成語法理論框架下，V2- 至 -V1 中心語移位形成 V1V2 語序的操作會引發嚴重的理論衝突：假若 V2 移位嫁接到 V1 左側，根據 Baker（1985）的鏡像原則（Mirror Principle），句法派生原則上會生成 V2V1 語序，而非實際的 V1V2 語序；而假若 V2 嫁接到 V1 右側，右嫁接的操作又不符合 Kayne（1994, 2022）反對稱理論（Antisymmetry）的要求。

漢語動結式在結構上表現出來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也是生成語法研究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與其它語言相比，漢語動結式具有更豐富的結構變體，如（2a）所示的主語指向動結式和（2b）所示的受事主語句。這類結構上的複雜性對現有理論框架提出了更高的解釋要求。

(2) a. 張三吃膩了紅薯。
b. 衣服洗乾淨了。

本文將以 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分析為基本框架，並基於 Collins（2024）一書新近提出的“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Merge-based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以下簡稱 MTAS），為漢語動結式提出一個動態派生機制。該動態派生機制中，V2 是 V1 上方的內部體，V1V2 語序通過 V1- 至 -V2 中心語移位形成。在論元結構構建上，不同動結式根據其具體論元類型，選擇相應的論元引入中心語（argument-introducing head，以下簡稱 AIH）。該動態派生機制不僅能夠避免以往研究中動結式語序形成可能面臨的理論衝突，也能為不同動結式變體提供一個統一的生成路徑。

2. 漢語動結式

本節介紹和考察漢語動結式的主要語法特點，總結歸納出本文所要分析的三類動結式：賓語指向的及物動結式，主語指向的及物動結式和不及物動結式。然後，我們將簡要回顧漢語動結式的傳統句法分析方案及存在的問題，並說明我們為什麼需採用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分析為基本框架。

2.1. 動結式類型考察

漢語動結式的基本結構如（3）所示，它包括兩個謂詞成分，分別為主動詞 V1 和（實義）結果補語 V2，[1] V2 後可以帶一個體後綴“了”。動結式可以是帶有兩個名詞短語（主語 NP1 和賓語 NP2）的及物形式，也可以是只有主語 NP1 的不及物形式。

(3) 動結式
NP1 + V1V2（了）+（NP2）

及物動結式的主動詞可以是及物動詞，如“洗”（4a），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如“喊”（4b）、“喝”（4c）。該類結構中一個常被討論的現象是：某些動結式的賓語具有雙重語義解讀的特性。比如在（4a）中，動結式賓語“衣服”既可以解讀為主動詞“洗”的受事論元，也能解讀為結果補語“乾淨”的客體論元。

(4) a. 張三**洗乾淨**了衣服
b. 張三**喊啞**了嗓子
c. 張三**喝醉**了酒

和英語等其它語言相比，漢語動結式的第一個特點是結果補語 V2 的類型比較靈活。V2 通常是非賓格動詞，比如例（4）中的“乾淨”“啞”和“醉”。但在某些動結式中，V2 也可以是非作格動詞，如（5a）的“哭”；或者是及物動詞，如（5b）（5c）中的“懂”和“忘”。

(5) a. 張三**唱哭**了觀眾
b. 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
c. 老師**忙忘**了這件事

---

[1] 動結式中某些補語兼具動詞和形容詞的性質，如“乾淨”。這類結果補語在文獻中有時被定義為形容詞（Hu 2023）或者形容詞派生的動詞（deadjectival verb）（Basciano 2010: 290–291）。本文按照李亞非的分析（Y. Li 1990），將他們標示為動詞（即 V2）。

漢語動結式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不受“直接賓語限制（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DOR）”[2]（Simpson 1983; Levin & Hovav 1995: 34）這個條件的約束：語義上，結果補語除了可以指向動結式賓語也可以指向動結式主語。以例（4）的動結式為例，（4a）（4b）是賓語指向的動結式，V2 和賓語構成題元關係，如“衣服乾淨（了）”（4a）、“嗓子啞（了）”（4b），但（4c）是主語指向的動結式，結果補語“醉”和動結式主語“張三”構成主謂關係“張三醉”。而對於（5b）（5c）這類動結式，V2 是及物動詞，V2 能夠同時與動結式主語和賓語建立題元關係。比如（5b）中，“懂”的外部論元為動結式主語“我”，內部論元為動結式賓語“他的弦外之音”，V2 兼具主語指向和賓語指向。

漢語動結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它既有及物形式也有不及物形式（Fan 2013: 228）。（6）中的動結式都是不及物類型，只帶一個名詞性短語，即主語 NP1（“衣服”“百姓們”“嗓子”）。和及物動結式一樣，不及物動結式中的結果補語也有三種類型，即非賓格動詞（如“乾淨”“瘦”“啞”）、非作格動詞（如“哭”）和及物動詞（如“忘”）：

(6) a. 衣服**洗乾淨**了
b. 百姓們**餓瘦**了
c. 嗓子**喊啞**了
d. 張三**喝醉**了
e. 我媽**唱哭**了
f. 我**忙忘**了

由於不及物動結式只有主語論元 NP1，所以結果補語只能和 NP1 建立題元關係，即所有的不及物動結式都是主語指向的。在某些動結式中，NP1 也和主動詞存在題元關係，具有雙重語義解讀。如（6a）的主語“衣服”除了與“乾淨”（V2）構成主謂

---

[2] DOR 定義如（i）所示，根據 DOR，結果補語不能和句子主語構成主謂關係，比如英語中 *He painted his barn exhausted，exhausted 的主語是 he，違反 DOR。漢語不受 DOR 約束，如“他喝醉了酒，倒頭大睡”（Y. Li 1999: 448），其中的“醉”作為結果補語可以和主語“他”構成主謂關係，即“他醉了”。

(i) 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Levin & Hovav 1995: 34)
A resultative phrase may be predicated of the immediately postverbal NP, but may not be predicated of a subject or of an oblique complement.
[動結式中，結果短語可以作為緊鄰動詞後的 NP 的述謂，但不能作為主語或斜格賓語的述謂]

關係，也可以作“洗”（V1）的受事解讀。“衣服洗乾淨了”這類動結式在文獻中通常被稱為“受事主語句”（Patient-Subject Construction）（Wang & Zheng 2020），其主語由受事而非常見的施事充當。在生成語法研究中，此類結構的形成機制一直是頗具挑戰的議題。

相較於其它語言，漢語動結式具有獨特的形式要求和豐富的結構變體。本文這裡總結出表 1 所示的三類基礎動結式，包括（i）賓語指向的及物動結式；（ii）主語指向的及物動結式；（iii）主語指向的不及物動結式。正因為其結構上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漢語動結式的句法派生機制一直是生成語法研究的核心難題。本文嘗試尋求一種既能解釋漢語動結式特殊語法形式，又能生成不同動結式變體的統一派生機制。

表 1　漢語動結式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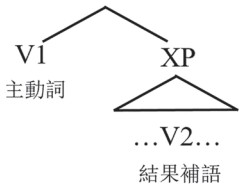
	賓語指向	主語指向
及物動結式	張三洗乾淨了衣服 我喊啞了嗓子 張三唱哭了觀眾	我喝醉了酒
	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	
不及物動結式		衣服洗乾淨了 百姓們餓瘦了 嗓子喊啞了 我媽唱哭了 我聽懂了 張三喝醉了

2.2. 動結式句法分析的傳統方案及存在的問題

漢語動結式的生成語法研究主要分為詞法說和句法說兩種觀點。前者將動結式看作是複合詞（如 Y. Li 1990；C. Li 2007；Lee 2013；朱佳蕾　2016；楊大然　2018；蔡軍　2021；蔡軍、韓景泉　2024；Tay 2024）；後者將動結式的主動詞和結果補語看作兩個成分，通過一定的句法操作而生成動結式（如 Huang 1992；Nishiyama 1998；Sybesma 1999, 2017, 2021；王玲玲　2001；Zhang 2001；玄玥　2008；Basciano 2010；Wang 2010；周光磊　2019；F. Chen 2023；Z. Chen 2023；王廣成、王秀卿　2025）。本節主要回顧句法說下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案，著重關注學者們如何分析 V1V2 語序的生成，並檢視現有句法分析方案對不同動結式變體的解釋力度及存在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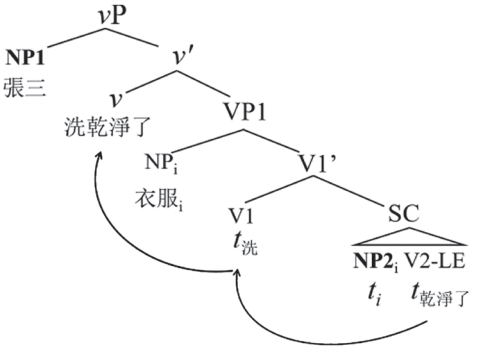
句法說下，大部分學者認為動結式呈現出（7）所示句法結構：V1 選擇 V2 投射的短語為補足語（complement）。

(7)



由於採用的理論框架不同，學者們對補足語 XP 的分析也不同。在早期研究中，XP 多被分析為一個結果小句（如 Hashimoto 1964；Huang 1992；Sybesma 1992, 1999）。其中，Sybesma（1992, 1999）基於 Hoekstra（1988）的小句理論分析，對漢語動結式研究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Sybesma 將及物動結式和不及物動結式都歸入到同一個小句分析框架中：V1 選擇 V2 投射的結果小句（SC），該小句不僅表明主動詞事件存在一個終結點，也表明了該終結點的具體內容。比如“我洗乾淨了衣服”中，“洗”的結果是“衣服乾淨了”。及物動結式（“張三洗乾淨了衣服”）比不及物動結式（“衣服洗乾淨了”）多了一個提供致事外部論元的 *v*P 短語層，其句法結構如（8）所示。主語“張三”是輕動詞 *v* 引入的外部論元，是 VP1 表達的事件的“引發者”；賓語“衣服”是結果小句的主語，即 V2 論元。賓語雖然和“洗”存在語義關聯，但兩者之間的語義聯繫並非由句法結構表達，而是建立在百科知識基礎上的語用推理（Hoekstra 1988；Sybesma 1999；玄玥 2008: 85）。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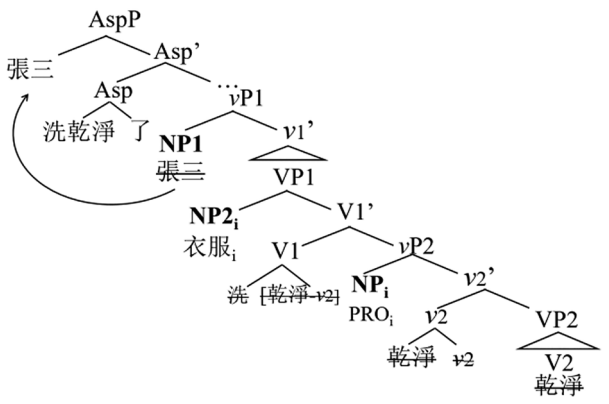


（參 Sybesma、沈陽 2006: 41）

Sybesma（1999: 10）小句分析中的 XP 是一個包含主語、謂語和某些功能成分（非 TP）的結構。隨著生成語法理論的發展，對 XP 的界定也隨之變化。比如，受 Larson（1988）VP 殼假設和 Chomsky（1995）輕動詞短語 *v*P 理論的影響，部分學者將動結式分析為一個雙層或多層 VP 結構，XP 或被分析為由 V2 投射的動詞短語 VP（如 Nishiyama 1998; Liu 2004），或是一個輕動詞短語 *v*P（Zhang 2001）。下圖展示了 Zhang（2001）結合輕動詞理論提出的動結式雙 *v*P 結構。如（9）所示，及物動結式“張

三洗乾淨了衣服”的句法結構包含三個句法論元：“張三”“衣服”和空代詞 PRO。動結式主語是高層輕動詞 *v*1 引入的外部論元，合併於 Spec-*v*P1 的位置；賓語是 V1 的內部論元，位於 Spec-VP1；PRO 是結果補語的論元，被 Spec-VP1 位置的“衣服”控制並與之共指。Zhang（2001）在控制理論下，從句法上表明了動結式賓語“衣服”與 V1 和 V2 的語義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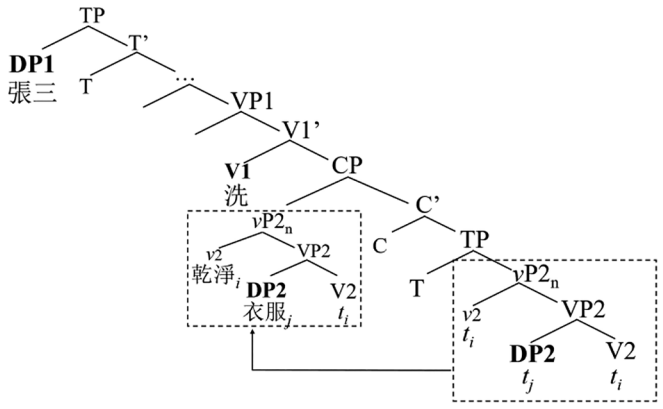
(9)



（參 Zhang 2001: 214）

Wang（2010）的研究則將結果小句分析為一個非限定的 CP 功能短語：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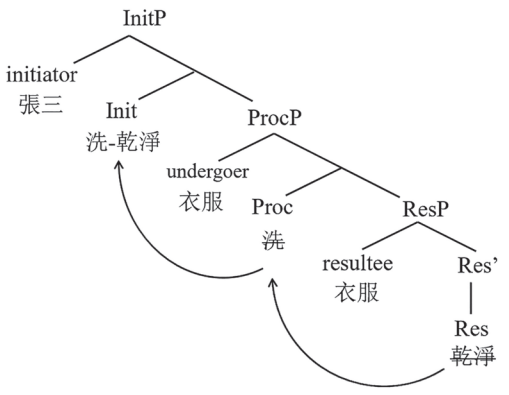


（參 Wang 2010: 54）

近年來，從事件結構角度出發的分析路徑逐漸興起。學者們嘗試將動結式的事件結構編碼到句法中，將其解析為不同（子）事件組合而成的結構。比如，Lin（2004）以 Levin 和 Hovav（1995）的事件模型為理論框架，將動結式的事件語義映射到句法結構中；Basciano（2010, 2019）和 Z. Chen（2023）則基於 Ramchand（2008）的第一語

段句法（First Phase Syntax），將動結式的論元結構分析為一個第一語段結構。在此類框架下，V1 選擇的是一個承載事件語義的功能投射。以 Z. Chen（2023）的分析為例，（11）中，V1 選擇表達結果事件的功能投射，Re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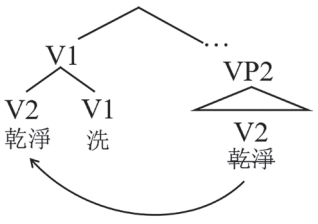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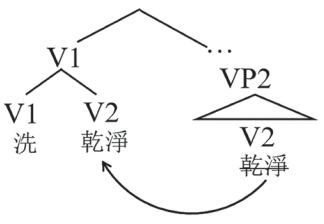
（參 Z. Chen 2023: 716）

無論將補足語 XP 界定為何種成分，以（7）所示結構為基本框架的研究均面臨一個共同的理論問題：V1V2 語序的形成。由於 V1 的句法位置高於 V2，學者們大多假設 V2 通過中心語移位嫁接（adjoin）到 V1。具體操作因 V1 補足語的設定不同而略有差異。比如，（8）中，V2 先和 Asp 形成“乾淨了”，再整體移位至 V1；而（9）中，V2 則首先移位到 *v*2，再上移到 V1。嚴格說來，V2- 至 -V1 中心語移位的句法派生理論上無法反映動結式 V1V2 的形態派生：（i）假如 V2 向上移位嫁接到 V1 左側（12a），按照 Baker（1985: 190）的鏡像原則（Mirror Principle）“中心語移位元生成的複合詞內部結構應該反映該表達的句法派生過程”，句法派生會生成 V2V1 語序（如 *“乾淨洗”）而不是 V1V2 語序（Z. Chen 2023）；（ii）如果 V2 嫁接到 V1 右側（12b），雖不違背鏡像原則，可以形成 V1V2 的表層形式，但 V2 中心語移位向右嫁接到 V1 的句法操作不符合 Kayne（1994, 2022）的反對稱理論（Antisymmetry）（Wang 2010; Hu 2023），右嫁接操作會違反線性對應理論（Linear Correspondence Axiom）（LCA）。

(12) a. 左嫁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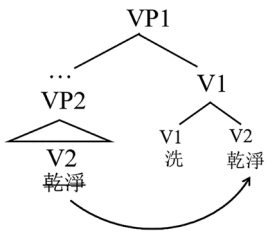


b. 右嫁接



為避免動結式形成過程中遇到的理論衝突，學者們曾從不同角度提出多種解決辦法。在句法說的理論框架下，目前主要有四種可供選擇的方案。第一種解決方案是熊仲儒（2002, 2004）提出的“嫁接與移位同向假設”。熊仲儒以句法結構的基本語序為切入點，認為詞彙語類是中心語後置（head-final），功能語類是中心語前置（head-initial），並提出嫁接與移位同向假設。該分析下，V1V2 語序的形成過程如（13）所示：VP1 是中心語後置的動詞短語，V1 位於其補足語右側。V2 向右移動並右嫁接到 V1，形成 V1V2 的線性語序。該分析符合鏡像原則，但中心語後置和右移位的設定和生成語法基本理論存在出入，其理論可行性有待進一步探討。相關討論可參見玄玥（2011: 69），程工、楊大然（2016: 529–530）的論述。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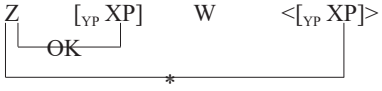
第二種方案是假定 V1V2 動結式的形成可以在標準的形態句法原則下得到豁免。比如，Z. Chen（2023）提出鏡像原則只在第一語段（first phase）外起作用，不適用於第一語段內部的形態過程。如（11）所示，結果補語“乾淨”到主動詞“洗”的中心語移位位於第一語段內，所以 V2 移位嫁接到 V1 左側，線性上可以形成 V1V2 語序，不受鏡像原則約束。但這種方案似乎僅是為了解決漢語動結式語序提出來一種特定的理論假設，為什麼鏡像原則只在第一語段外起作用，這種理論假設是否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仍然需要進一步論證。

第三種方案是假定 V2 移位到和 V1 相鄰的位置，形成 V1V2 的表層語序，而非直接移位到 V1 中心語處。Wang（2010）對動結式的 CP 分析則是採用了這種移位思路，他引入 Collins（2005）的“偷渡（smuggling）”[3] 移位理論，提出 V1V2 動結式是通過短語移位形成，而不是 V2 中心語移位。如（10）所示，在 Wang（2010）的分析中，

---

[3] “偷渡”移位如（i）所示，YP 短語包含 XP 短語，由於干涉成分 W 的存在（如本文涉及的強語段邊界），XP 對 Z 不可及，W 阻礙 Z 和 XP 之間的句法操作。而當 YP 向上移位後，XP 被 YP“偷渡（smuggled）”到高於 W 的句法位置，此時 Z 和 XP 可以進行句法操作。

(i) 偷渡移位（smuggling）（Collins 2005: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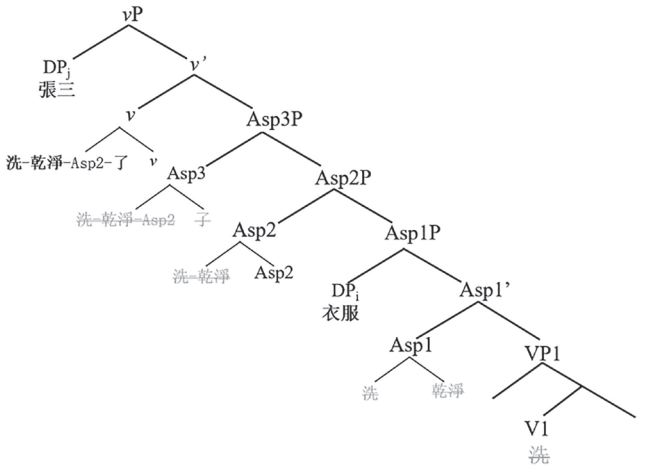


“乾淨”（V2）不需要移位到“洗”（V1）上，而是隨 *v*P2 移位，提升到 CP 邊界處（Spec-CP），和“洗”鄰接，從而形成合法的“洗乾淨”語序。

由於 V1V2 語序是通過短語移位形成，因此避免了 V2- 至 -V1 中心語移位形成 V1V2 語序可能帶來的理論衝突，是一種可行的思路。然而，該分析面臨的一個實證困難是 V1 和 V2 之間可能會被 V2 的某個論元短語阻隔。比如，當 V2 是非作格動詞時，如“張三唱哭了觀眾”（5a）中的“哭”，其形成的 *v*P2 短語為 [$_{vP2}$ 觀眾 *v*2- 哭 [$_{VP2}$ ~~哭~~]]。“觀眾”位於“哭”前，當 *v*P2 移位到 Spec-CP 後，會形成 “* 唱觀眾哭”這樣的不合格語序。

以上三種方案都是在（7）所示的句法結構下設法解釋 V1V2 語序的形成，但或者引發了其他理論問題，或者存在實證困難。基於此，本文將嘗試第四種思路，重新考慮 V1 和 V2 的層級關係，即假設 V2 的句法位置高於 V1，V1V2 語序通過 V1- 至 -V2 移位形成。這種思路在玄玥（2008, 2011）和 Sybesma（2017, 2021）對動結式的內部體分析中已有體現。參考 Travis（2010）對內部體的假設，玄玥（2008, 2011）提出主動詞短語之上存在一個由漢語結果補語投射的“完結短語”（Telicity Phrase，簡稱 TelP），是表完結的內部體。Sybesma（2017, 2021）在玄玥的基礎上，在句法上區分了實義結果補語和虛化結果補語，將二者分析為兩類不同的內部體，Asp1 和 Asp2，如（14）所示。[4]Asp1 和 Asp2 都表明 V1 所表達的事件具有一個自然終結點。其中，Asp1 不僅表明該終結點的存在，還進一步指明其結果，能夠引入和實義結果補語存在主謂關係的論元，比如“我洗乾淨了衣服”中的賓語“衣服”。

(14)



（參 Sybesma 2017: 3）

[4] Sybesma（2021）的分析中，*v* 分裂為兩個獨立中心語 Voice 和 *v*，*v* 負責引入致使語義，Voice 引入外論元。本文暫時仍按 Sybesma（2017）的分析，將 *v* 分析為引入致事外部論元的中心語。

如上所示，在 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分析中，V2（“乾淨”）的句法層級高於 V1（“洗”）。此時 V1V2 語序通過 V1- 至 -V2 中心語移位形成，V1 移位並嫁接到 V2 左側，形成“洗 - 乾淨”語序。這一分析遵循鏡像原則，也不違反反對稱理論。由於 V1V2 語序始終是通過 V1- 至 -V2 的中心語移位實現，因此不受 V2 類型變化的影響，不會像 Wang（2010）的偷渡分析一樣出現 V1 和 V2 被論元短語阻隔的情況。

此外，（14）的句法結構不僅解釋了實義結果補語的位置，也解釋了虛化結果補語和體標記“了”相對於 V1 的句法分佈。主動詞 V1 上移，依次附加到 Asp1P、Asp2P、Asp3P 和 *v*P 的中心語位置，每次前移都攜帶著上一個中心語中所附加的成分，最後在輕動詞 *v* 的位置形成一個複雜中心語，形態上表現為“V1-V2- 虛化結果補語 - 了”的組合形式，符合漢語事實，如“我把運動鞋跑壞掉了”（Sybesma 2017: 10）。

雖然 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理論框架在解釋漢語動結式派生機制方面展現出比較顯著的理論優勢，但目前的分析方案主要聚焦於典型動結式的生成，即 V2 為非賓格動詞的賓語指向動結式（如“張三洗乾淨了衣服”），並未進一步深入討論不及物動結式（如“衣服洗乾淨了”、“媽媽唱哭了”）和主語指向及物動結式（如“張三喝醉了酒”、“我吃膩了紅薯”）等其它類型動結式的形成。本文將參考 Sybesma 的內部體分析，保留其關於 V1V2 語序派生的理論優勢，同時結合 Collins（2024）基於合併的論元理論（MTAS）的基本思想，嘗試為 2.1 節中歸納的三類動結式提供一個統一的動態派生機制。

3. 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

Collins（2024）“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MTAS）包括兩個主要內容：一是用“合併”操作來對論元引入中心語（AIH）[5] 進行形式化界定，二是提出了論元結構的一條普遍語法原則——論元準則（AC）。

論元結構與合併操作的互動機制是生成語法近期研究的重要理論話題。合併包括內合併和外合併兩個基礎性句法操作。根據 Chomsky 的系列研究（Chomsky 2004: 111, 2005:14, 2008, 2021; Chomsky et al. 2023），外合併與構建論元結構相關，而內合併與轄域、話題和新舊信息這些邊緣特徵相關（External Merge correlates with argument

[5] 學者們在不同的論元理論框架下提出了一系列用於引入論元的中心語，通常被稱為“論元引入中心語（argument-introducing heads）”（見 Collins 2024；Pylkkänen 2008: 7–8）。例如，Chomsky（1995, 2001）的輕動詞 *v* 和 Kratzer（1996）的 Voice 是負責引入外部論元的 AIH；在 Ramchand（2008）的第一語段句法中，*init*、*proc* 和 *res* 分別用來引入激發論元（initiator）、承受論元（undergoer）和結果論元（resultee）；Bowers（2010, 2018）的論元理論同樣假定了多個功能語類，用於引入不同類型的論元，比如 *Ag*(ent)、*Th*(eme) 和 *Aff*(ectee) 引入相應的三類主要論元（primary arguments）。

structure, Internal Merge with edge properties, scopal or discourse related (new and old information, topic, etc.)）。Collins（2024）的 MTAS 進一步深化了該觀點，強調“外合併是構建論元結構的唯一句法操作”，並結合“合併”操作對論元引入中心語做了形式化的界定：

(15) 論元引入中心語（Collins 2024: 7）
當且僅當論元 A 與中心語 H 的投射外合併時，H 才引入論元 A
(A head H introduces an argument A iff A externally merges with a projection of H)

（15）強調了外合併在論元結構構建中的重要作用，（16）中的論元準則（AC）則進一步規定了論元和 AIH 之間的關係：論元和論元引入中心語之間必須保持嚴格的一一對應關係，即一個論元引入中心語有且只能選擇一個論元，反之亦然：

(16) 論元準則（AC）（Collins 2024: 8）
a. 每個論元只由一個論元中心語引入；b. 每個論元引入中心語只引入一個論元
(a. Each argument is introduced by a single argument-introducing head; b. Each argument-introducing head introduces a single argu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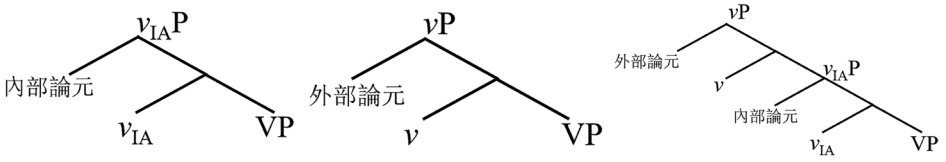
作為一條普遍語法原則，它為評估各類論元理論的合理性提供了檢驗標準。Collins（2024: 9）指出了四種不符合論元準則的情況（17a–d）。像 Pylkkänen（2002）的低位施用中心語 Appl_{Low} 選擇兩個論元，屬於（17b），違反了論元準則條件（16b）。

(17) AC 的四種可能違背：
a. 論元引入中心語不引入論元；
b. 論元引入中心語引入兩個論元；
c. 論元沒有被論元引入中心語引入；
d. 論元被兩個論元引入中心語引入。

同時，AC 也為驗證具體語言現象的句法分析方案確立了新的理論依據。Collins（2024）重點以英語被動句為例，指出如 Bruening（2013）等既往研究中存在（17a）這一類違規情況， 並在論元準則的指導下重新討論了被動句的句法派生。本文 2.2 節回顧的漢語動結式句法方案大部分都遵循 AC，但某些理論假設也存在與 AC 不相容的問題，比如 Zhang（2001）的雙 *v*P 結構中（9），V2 的內部論元由 *v* 引入，而 V1 的內部論元卻由主動詞引入，違反 AC 條件（16a），屬於 Collins 所定義的（17d）類違規情況。

具體而言，Collins（2024）假定存在三種論元引入中心語：*v*（Chomsky 1995）、v_{IA}/v_{Theme}（參 Ramchand 2008）和 Appl（Collins 2024: 7, 118）。本文主要關注前兩者，即 *v* 和 v_{IA}（IA=internal argument）。其中，*v* 負責引入外部論元，相當於 Chomsky（2001）的 *v**，外部論元外合併於 Spec-*v*P 位置（Collins 2024: 68）；v_{IA} 負責引入內部論元，內部論元外合併於 Spec-v_{IA}P 位置（Collins 2024: 64–65）。根據論元準則，參與論元結構構建的 AIH 和論元種類相關，因此我們可以推導出在論元準則下構建的論元結構如（18）所示：當動詞只有內部論元時（18a），v_{IA} 是唯一參與論元結構構建的 AIH，將內部論元引入到 Spec-v_{IA}P 位置；當動詞只有外部論元時（18b），則 *v* 是唯一參與論元結構構建的 AIH，將內部論元引入到 Spec-*v*P 位置；當動詞帶有兩個論元時（18c），*v* 和 v_{IA} 同時參與句法運算，分別引入外部和內部論元，構成雙層 *v*P 結構。

(18)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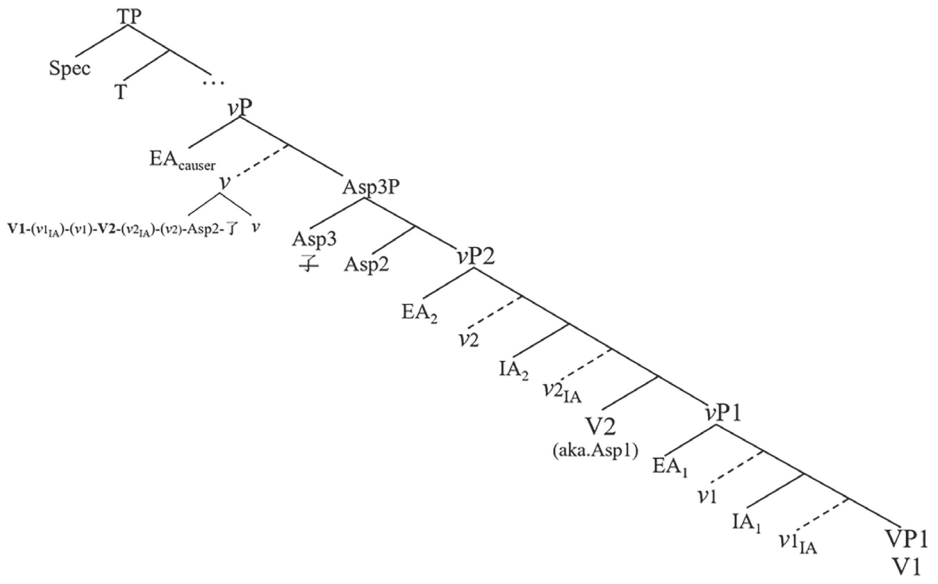
雖然 Collins（2024）在其著作中並未明確宣稱採納新構式主義（neo-constructionism）的理論立場，但其關於論元結構的假設體現了新構式主義的基本思想：動詞本身不引入任何論元，內部論元和外部論元都由功能中心語引入（Borer 2005; Ramchand 2008）。也就是說，“動詞的各類論元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熊仲儒 2020: 16）。我們不需要像 Chomsky（1995）或 Pylkkänen（2008）等理論中那樣，採用差異化的論元引入機制——即將內部論元視為動詞詞條信息（lexical entry）的一部分，由動詞引入並基礎生成於 VP 內部，而外部論元則由功能語類引入。

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將結合 Collins（2024）的 MTAS 理論，對 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分析方案進行修改和拓展。討論（18a–c）所示論元結構如何體現在漢語三類動結式中（賓語指向及物動結式、主語指向及物動結式和不及物動結式），並系統分析不同動結式語序形成的派生機制。

4. 漢語動結式的動態派生機制

在 Collins（2024）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框架（MTAS）下，本文結合 Sybesma（2017）的內部體分析，嘗試提出一個動結式動態派生機制：

(19) 漢語動結式的動態派生機制



如上所示，本文假定動結式中主動詞（V1）和實義結果補語（V2）擁有獨立的論元結構，通過各自的論元引入中心語（AIH）創建其論元結構：$v1$ 引入主動詞外部論元（EA_1），[6] $v1_{IA}$ 引入主動詞內部論元（IA_1），$v2$ 引入結果補語外部論元（EA_2），$v2_{IA}$ 引入結果補語內部論元（IA_2）。按 Sybesma（2017）的分析，我們將 V2 分析為主動詞之上的內部體，表明主動詞事件具有一個終結點，V2 及其論元共同表明該終結點的具體結果。由於本文是基於 MTAS 所提出的漢語動結式動態派生機制，因此論元不是由結果補語引入，而是由特定的 AIH 引入句法。（19）的 *v*P2 大致相當於 Sybesma（2017）的 Asp1P。*v*P2 繼而和其它兩個內部體成分 Asp2（虛化結果補語）、Asp3（了）按順序合併，生成 Asp3P。

在 Asp3P 上，存在一個輕動詞短語 *v*P，該 *v*P 負責引入一個致事（causer）外部論元。本文沿用 Sybesma（1992, 1999）小句分析中對及物動結式和不及物動結式的區分，提出在內部體分析下，兩者最主要的區別仍然在於：及物動結式中存在一個包含外部論元的短語結構層。具體而言，及物動結式的內部體域上存在 *v*P 短語，能夠引入一個致事外部論元。為滿足“擴展投射原則”（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簡稱 EPP）（Chomsky 1981），該論元需移位至 Spec-TP 位置，從而形成動結式主語；而不及物

[6] 嚴格說來，在 MTAS 思想下，EA_1 不是主動詞的論元，而是由 $v1_{IA}$ 引入的論元。本文為方便區分 V1 和 V2 論元結構中的論元，仍保留了類似主動詞論元，結果補語論元的說法。

動結式則不含該 *v*P 短語，其主語由結果補語的論元移位至 Spec-TP 處構成，以此滿足句子的 EPP 條件。

由（19）可見，動結式的論元結構構建總體上涉及五個論元引入中心語（AIH），即 $v1_{IA}$、*v*1、$v2_{IA}$、*v*2 和 *v*，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在分析具體動結式時需要一併納入。如前文所述，根據論元準則，AIH 的選擇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結構中的實際論元而變化，即具有動態性。為體現 AIH 選擇的這一動態性，我們在（19）中使用了虛線進行標示。

在該動態派生機制中，主動詞 V1 通過中心語移位到達 V2（即 Asp1），嫁接到 V2 中心語左側，形成 V1-（$v1_{IA}$）-（*v*1）-V2，該複合體繼而通過連續中心語移位到達 *v*，形成 [V1-（$v1_{IA}$）-（*v*1）-V2-（$v2_{IA}$）-（*v*2）-Asp2- 了 -（*v*）] 複合體，語音上拼讀為“V1V2 了”，符合鏡像原則（Baker 1985）。這個連續的中心語移位始終遵循 Kayne（1994, 2022）的反對稱理論，中心語皆向左移位並左向嫁接。

下面，我們具體討論不同動結式的論元種類和對應的論元引入中心語，從而展示如何根據 MTAS 理論統一分析不同動結式的論元結構生成，檢驗該動態機制的可行性與解釋力。

4.1. 及物動結式

及物動結式（“NP1 + V1V2 了 +NP2”）分為賓語指向動結式和主語指向動結式。根據（19）的動態派生機制，賓語指向及物動結式的句法結構如下：

(20) 賓語指向及物動結式

a. [$_{TP}$ **張三** [$_{T'}$ T ... [$_{vP}$ ~~張三~~ [$_{v'}$ **哭 - 濕** -$v2_{IA}$-Asp2- **了** -*v* [$_{Asp3P}$ ~~哭 - 濕 -$v2_{IA}$ -Asp2- 子~~ [$_{Asp2P}$ ~~哭 - 濕 -$v2_{IA}$ -Asp2~~ [$_{vIAP2}$ **袖子** [$_{v2IA'}$ ~~哭 - 濕 -$v2_{IA}$~~ [$_{VP2}$ ~~哭 - 濕~~ [$_{VP1}$ ~~哭~~]]]]]]]]]]

b. [$_{TP}$ **張三** [$_{T'}$ T ... [$_{vP}$ ~~張三~~ [$_{v'}$ **唱 - 哭** -*v*2-Asp2- **了** -*v* [$_{Asp3P}$ ~~唱 - 哭 -*v*2 -Asp2- 子~~ [$_{Asp2P}$ ~~唱 - 哭 -*v*2 -Asp2~~ [$_{vP2}$ **觀眾** [$_{v2'}$ ~~唱 - 哭 -*v*2~~ [$_{VP2}$ ~~唱 - 哭~~ [$_{VP1}$ ~~唱~~]]]]]]]]]]

c. [$_{TP}$ **張三** [$_{T'}$ T ... [$_{vP}$ ~~張三~~ [$_{v'}$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Asp2- 了 -*v*~~ [$_{Asp3P}$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Asp2- 子~~ [$_{Asp2P}$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Asp2~~ [$_{vIAP2}$ **衣服** [$_{v2IA'}$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_{VP2}$ ~~洗 -$v1_{IA}$ - 乾淨~~ [$_{vIAP1}$ < ~~衣服~~ > [$_{v1IA'}$ ~~洗 -$v1_{IA}$~~ [$_{VP1}$ ~~洗~~]]]]]]]]]]]]

以（20a）為例，該動結式選擇了兩個論元引入中心語：$v2_{IA}$ 和 *v*。其中，$v2_{IA}$ 引入“濕”的受事論元“袖子”，*v* 引入一個致事外部論元“張三”。“哭”通過連續中心語移位到達 *v*，形成“哭 - 濕 - 了”語序；Spec-v_{IA}P2 位置的“袖子”位於“哭濕了”後，充當動結式賓語。Spec-*v*P 位置的“張三”移位到 Spec-TP，形成動結式主語。最終，生成“張三哭濕了袖子”的表層語序。“張三唱哭了觀眾”（20b）一句的派生過程和

（20a）一致，唯一區別在於動結式賓語“觀眾”是由 *v*2 引入的外部論元，解讀為“哭”（V2）的施事。

前文提到，動結式賓語常具雙重語義解讀，如“張三洗乾淨了衣服”（20c）中的“衣服”，能與 V1 和 V2 同時關聯。這使其句法歸屬成為理論難點（Huang 1992；Nishiyama 1998；Sybesma 1999, 2017；Zhang 2001；玄玥 2008；Wang 2010；Basciano 2019；Z. Chen 2023）。在本文的動態派生機制中，我們可以從句法上解釋動結式賓語和 V1、V2 的語義關聯。具體來說，本文假設句法中存在兩個共指的“衣服”，分別由 $v1_{IA}$ 和 $v2_{IA}$ 引入句法，前者為“洗”的內部論元，後者為“乾淨”的內部論元。由於兩者語音形式相同，因此只有層級位置高的“衣服”得以拼讀。

對於主語指向的及物動結式，如“張三喝醉了酒”，本文提出其句法表徵如（21）所示。該句中，存在三個 AIH：$v1_{IA}$ 引入“喝”的受事“酒”，$v2_{IA}$ 引入“醉”的受事“張三”，*v* 引入致事外部論元“張三”。Spec-*v*P 位置的“張三”移位到 Spec-TP，成為動結式主語。主語和結果補語受事共指，因此獲得了主語指向的動結式。

(21) **主語指向及物動結式**

[$_{TP}$ **張三** [$_{T'}$ T … [$_{vP}$ ~~張三~~ [$_{v'}$ **喝** -$v1_{IA}$ - **醉** -$v2_{IA}$-Asp2- **了** -*v* [$_{Asp3P}$ ~~喝 -$v1_{IA}$ - 醉 -$v2_{IA}$ -Asp2-~~ 了 [$_{Asp2P}$ ~~喝 -$v1_{IA}$ - 醉 -$v2_{IA}$ -Asp2~~ [$_{vIAP2}$ < 張三 > [$_{v2IA'}$ ~~喝 -$v1_{IA}$ - 醉 -$v2_{IA}$~~ [$_{VP2}$ ~~喝 -$v1_{IA}$ - 醉~~ [$_{vIAP1}$ **酒** [$_{v1IA'}$ ~~喝 -$v1_{IA}$~~ [$_{VP1}$ ~~喝~~]]]]]]]]]]]]

除了上述兩種及物動結式，2.1 小節還列舉了一類動結式，其結果補語兼具主語指向和賓語指向，如“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對於這類及物動結式，我們假定結果補語會和兩個論元引入中心語（$v2_{IA}$ 和 *v*2）合併，分別引入“懂”的內部論元（“他的弦外之音”）和外部論元（“我”）。其句法結構如（22）所示。Spec-*v*P2 位置的論元“我”和句首的“我”共指，根據“同音刪除”規則，低位元的“我”不發音，因此句法派生出“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表層語序。

(22) [$_{TP}$ **我** [$_{T'}$ T … [$_{vP}$ 我 [$_{v'}$ **聽** - **懂** -$v2_{IA}$ -*v*2-Asp2- **了** -*v* [$_{Asp3P}$ ~~聽 - 懂 -$v2_{IA}$ -*v*2 -Asp2-~~ 了 [$_{Asp2P}$ ~~聽 - 懂 -$v2_{IA}$ -*v*2 -Asp2~~ [$_{vP2}$ < 我 > [$_{v2'}$ ~~聽 - 懂 -$v2_{IA}$ -*v*2~~ [$_{vIAP2}$ **他的弦外之音** [$_{v2IA'}$ ~~聽 - 懂 -$v2_{IA}$~~ [$_{VP2}$ ~~聽 - 懂~~ [$_{VP1}$ ~~聽~~]]]]]]]]]]]]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雖將及物動結式的主語分析為致事外部論元，但並不否認主語和主動詞的語義聯繫。以“張三哭濕了手帕”為例，主語“張三”既是致事外部論元也是“哭”的施事。在本文的動態派生機制中，我們同樣可以從句法層面體現“張三”和“哭”的語義關聯。如（23）所示，假定“哭”能和 *v*1 合併，在 Spec-*v*P1 引

入一個施事外部論元“張三”。Spec-*v*P1 位置的施事“張三”和句首的致事“張三”共指，在語音層面不發音，最終仍然生成“張三哭濕了袖子”這一表層語序。

(23) [$_{TP}$ **張三** [$_{T'}$ T … [$_{vP}$ 張三 [$_{v'}$ **哭** -*v*1- **濕** -*v*2$_{IA}$-Asp2- **了** -*v* [$_{Asp3P}$ 哭 -*v*1- 濕 -*v*2$_{IA}$ -Asp2- 子 [$_{VP2}$ 哭 -*v*1- 濕 -*v*2$_{IA}$ -Asp2 [$_{vIAP2}$ **袖子** [$_{v2IA'}$ 哭 -*v*1- 濕 -*v*2$_{IA}$ [$_{VP2}$ 哭 -*v*1- 濕 [$_{vP1}$ < 張三 > [$_{v1'}$ 哭 -*v*1 [$_{VP1}$ 哭]]]]]]]]]]]

雖然多數及物動結式中，致事主語論元和主動詞的施事共指，但也存在不共指的情況。審稿人提及的“這件事哭紅了李四的眼睛”（Huang 1988: 296）便屬於此類。根據（19）的動態派生機制，該句的句法結構可表徵如下：

(24) [$_{TP}$ **這件事** [$_{T'}$ T … [$_{vP}$ 這件事 [$_{v'}$ **哭** - **紅** -*v*2$_{IA}$-Asp2- **了** -v [$_{Asp3P}$ 哭 - 紅 -*v*2$_{IA}$ -Asp2- 子 [$_{Asp2P}$ 哭 - 紅 -*v*2$_{IA}$ -Asp2 [$_{vIAP2}$ **李四的眼睛** [$_{v2IA'}$ 哭 - 紅 -*v*2$_{IA}$ [$_{VP2}$ 哭 - 紅 [$_{VP1}$ 哭]]]]]]]]]

4.2. 不及物動結式

不及物動結式（“NP1 + V1V2 了”）只有一個名詞短語，即主語 NP1。如 2.1 小節所述，NP1 或具有雙重語義解讀，或只和 V2 存在題元關係。

對於主語具有雙重語義的不及物動結式，我們假設這類動結式存在兩個共指的、擁有相同形式的句法論元：主語 NP1 和與 NP1 共指的論元，前者參與 V1 的論元結構，後者參與 V2 的論元結構。根據論元準則，我們需要兩個 AIH。具體的 AIH 類型根據動結式實際論元而定，其句法結構如下：

(25) a. [$_{TP}$ **衣服** [$_{T'}$ T … [$_{Asp3P}$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Asp2- **了** [$_{Asp2P}$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Asp2 [$_{vIAP2}$ 衣服 [$_{v2IA'}$ 洗 -*v*1$_{IA}$ - 乾淨 -*v*2$_{IA}$ [$_{VP2}$ 洗 -*v*1$_{IA}$ - 乾淨 [$_{vIAP1}$ < 衣服 > [$_{v1IA'}$ 洗 -*v*1$_{IA}$ [$_{VP1}$ 洗]]]]]]]]]

b. [$_{TP}$ **百姓們** [$_{T'}$ T … [$_{Asp3P}$ **餓** -*v*1$_{IA}$ - **瘦** -*v*2$_{IA}$ -Asp2- **了** [$_{Asp2P}$ 餓 -*v*1$_{IA}$ - 瘦 -*v*2$_{IA}$ -Asp2 [$_{vIAP2}$ 百姓們 [$_{v2IA'}$ 餓 -*v*1$_{IA}$ - 瘦 -*v*2$_{IA}$ [$_{VP2}$ 餓 -*v*1$_{IA}$ - 瘦 [$_{vIAP1}$ < 百姓們 > [$_{v1IA'}$ 餓 -*v*1$_{IA}$ [$_{VP1}$ 餓]]]]]]]]]

c. [$_{TP}$ **張三** [$_{T'}$ T … [$_{Asp3P}$ **喝** -*v*1 - **醉** -*v*2$_{IA}$ -Asp2- **了** [$_{Asp2P}$ 喝 -*v*1- 醉 -*v*2$_{IA}$ -Asp2 [$_{vIAP2}$ 張三 [$_{v2IA'}$ 喝 -*v*1 - 醉 -*v*2$_{IA}$ [$_{VP2}$ 喝 -*v*1 - 醉 [$_{vP1}$ < 張三 > [$_{v1'}$ 喝 -*v*1 [$_{VP1}$ 喝]]]]]]]]]

d. [$_{TP}$ **媽媽** [$_{T'}$ T … [$_{Asp3P}$ **唱** -*v*1 - **哭** -*v*2 -Asp2- **了** [$_{Asp2P}$ 唱 -*v*1- 哭 -*v*2-Asp2 [$_{vP2}$ 媽媽 [$_{v2'}$ 唱 -*v*1 - 哭 -*v*2 [$_{VP2}$ 唱 -*v*1 - 哭 [$_{vIAP1}$ < 媽媽 > [$_{v1IA'}$ 唱 -*v*1 [$_{VP1}$ 唱]]]]]]]]]

以“衣服洗乾淨了”（25a）為例，“衣服”既是“洗”的受事，也是“乾淨”的受事。基於此，本文認為該句中存在兩個句法論元：“洗”的內部論元“衣服”和“乾

淨”的內部論元“衣服”。在論元結構構建中，前者由 $v1_{IA}$ 引入，後者由 $v2_{IA}$ 引入。為滿足 EPP 條件，基礎生成於 Spec-$v2_{IA}$P 位置的“衣服”移位至 Spec-TP，成為動結式主語。在“同音刪除”規則下，只有主語位置的“衣服”得以拼讀，從而形成了“衣服洗乾淨了”這一表層語序。“百姓們餓瘦了”（25b）的句法結構同（25a），同樣選擇 $v1_{IA}$ 和 $v2_{IA}$ 兩個論元引入中心語。

“張三喝醉了”（25c）以及“媽媽唱哭了”（25d）的句法派生與（25a）相似，區別在於所選的 AIH。具體來說，（25c）選擇 $v1$ 和 $v2_{IA}$，分別引入“喝”的外部論元“張三”和“醉”的內部論元“張三”；（25d）選擇 $v1$ 和 $v2$，分別引入“唱”的外部論元“媽媽”和“哭”的外部論元“媽媽”。

對於主語只有一種語義解讀的不及物動結式，動結式只有一個句法論元，只需要一個 AIH 來構建論元結構。以“嗓子喊啞了”為例，“嗓子”只和結果補語“啞”存在題元關係（“嗓子啞”），所以“嗓子”應分析為 V2 的（內部）論元，由 $v2_{IA}$ 引入，基礎生成於 Spec-v_{IA}P2 位置。其句法結構如下所示：

(26) [$_{TP}$ **嗓子** [$_{T'}$ T … [$_{Asp3P}$ **喊 - 啞** -$v2_{IA}$ -Asp2- 了 [$_{Asp2P}$ ~~喊 - 啞 -$v2_{IA}$ -Asp2~~ [$_{vIAP2}$ ~~嗓子~~ [$_{v2IA'}$ ~~喊 - 啞 -$v2_{IA}$~~ [$_{VP2}$ ~~喊 - 啞~~ [$_{VP1}$ ~~喊~~]]]]]]]]

至此，漢語各類動結式的生成過程都可在（19）所示的動態派生機制中得到闡釋。在該機制下，動結式的論元結構構建嚴格遵守論元準則（AC），論元引入中心語（AIH）的數量和類型隨動結式的具體類型而動態變化。

5. 結語

本文基於 Sybesma（2017, 2021）的內部體分析，將結果補語分析為主動詞上方的內部體，並結合 Collins（2024）“基於合併的論元結構理論（MTAS）”，假設外部論元由 v 引入，內部論元由 v_{IA} 引入，且論元和“論元引入中心語”（AIH）需遵循論元準則（AC）。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一個能夠統一生成漢語動結式各類變體的動態派生機制。具體而言，主動詞和結果補語首先選擇相應的 AIH 引入論元，構建各自的論元結構；然後，虛化結果補語所在的內部體（Asp2）和體標記“了”所在的內部體（Asp3）參與句法運算，生成 Asp3P。及物動結式中，Asp3P 繼而和 v 合併，構成 vP，引入一個致事外部論元。該致事外部論元從 Spec-vP 位置移位到 Spec-TP 位置，滿足 EPP，生成動結式主語。而不及物動結式不含 vP 短語層，其主語由 V2 論元移位至 Spec-TP 位置形成。在該動態句法機制下，主動詞通過連續中心語移位上移至 v（如有），形成“V1V2 了”表層語序，整個形態派生過程嚴格遵循鏡像原則和反對稱理論。

鳴謝

本研究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號：23BYY047）和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FJ2024C051）的資助。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2025 第四屆生物語言學暨語言習得研討會”上宣讀，衷心感謝毛眺源教授、田啟林教授、汪昌松教授和張孝榮教授等與會專家的指導，以及參會同學們的寶貴反饋。同時，非常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給出的專業且詳細的修改意見，這些意見對文章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仍有疏漏之處，均由作者本人承擔。

參考文獻

蔡軍。2021。漢語動結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句法推導。現代外語 44(3)。305–317。Jun Cai. 2021. Hanyu dongjie fuheci de neibu jiegou yu jufa tuidao. *Xiandai Waiyu* 44(3). 305–317.

蔡軍、韓景泉。2024。句法構詞：從中心語的角度看漢語動結複合詞的構成。外國語 47(5)。2–10。Jun Cai & Jingquan Han. 2024. Jufa gouci: Cong zhongxinyu de jiaodu kan Hanyu dongjie fuheci de goucheng. *Waiguoyu* 47(5). 2–10.

程工、楊大然。2016。現代漢語動結式複合詞的語序及相關問題。中國語文 5。526–540。Gong Cheng & Daran Yang. 2016. Xiandai Hanyu dongjieshi fuheci de yuxu ji xiangguan wenti. *Zhongguo Yuwen* 5. 526–540.

Rint Sybesma、沈陽。2006。結果補語小句分析和小句的內部結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40–46。Rint Sybesma & Yang Shen. 2006. Jieguo buyu xiaoju fenxi he xiaoju de neibu jiegou. *Huazhong Ke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4. 40–46.

王廣成、王秀卿。2025。英漢動結式及物性對比研究。現代外語 48(4)。454–464。Guangcheng Wang & Xiuqing Wang. 2025. Ying Han dongjieshi jiwuxing duibi yanjiu. *Xiandai Waiyu* 48(4). 454–464.

王玲玲。2001。漢語動結結構句法與語義研究。香港：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Lingling Wang. 2001. *Hanyu dongjie jiegou jufa yu yuyi yanjiu*. Xianggang: Xianggang Ligo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熊仲儒。2002。自然語言的詞序。現代外語 25(4)。372–386。Zhongru Xiong. 2002. Ziran yuyan de cixu. *Xiandai Waiyu* 25(4). 372–386.

熊仲儒。2004。現代漢語中的致使句式。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Zhongru Xiong. 2004. *Xiandai Hanyu zhong de Zhishi Jushi*.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熊仲儒。2020。論元的引進與允准。外國語 43(4)。12–22. Zhongru Xiong. 2020. Lunyuan de yinjin yu yunzhun. *Waiguoyu* 43(4). 12–22.

玄玥。2008。完結短語假設和漢語虛化結果補語研究——兼論漢語結果補語、體標記和趨向補語的句法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ue Xuan. 2008. *Wanjie duanyu jiashe he Hanyu xuhua jieguo buyu yanjiu: Jianlun Hanyu jieguo buyu, ti biaoji he quxiang buyu de jufa went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boshi xuewei lunwen.

玄玥。2011。現代漢語動結式補語是一種內部情態體——“完結短語”假設對動結式結構的解釋。華文教學與研究 1。67–78。Yue Xuan. 2011. Xiandai Hanyu dongjieshi buyu shi yizhong neibu qingtaiti: “Wanjie duanyu” jiashe dui dongjieshi jiegou de jieshi. *Huawen Jiaoxue yu Yanjiu* 1. 67–78.

楊大然。2018。生成性建構主義視角下動結式的核心問題探究。外國語 41(2)。2–13。Daran Yang. 2018. Shengchengxing jiangou zhuyi shijiao xia dongjieshi de hexin wenti tanjiu. *Waiguoyu* 41(2). 2–13.

周光磊。2019。從分佈式形態學看漢語 VV 型複合詞的生成機制。外語研究 4。30–37。Guanglei Zhou. 2019. Cong fenbushi xingtaixue kan Hanyu VV xing fuheci de shengcheng jizhi. *Waiyu Yanjiu* 4. 30–37.

朱佳蕾。2016。題元系統理論下漢語動結式的形態句法研究。語言科學 15(6)。571–587。Jialei Zhu. 2016. Tiyuan xitong lilun xia Hanyu dongjieshi de xingtai jufa yanjiu. *Yuyan Kexue* 15(6). 571–587.

Baker, Mark. 1985. The mirror principle and morphosyntactic explan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6(3). 373–415.

Basciano, Bianca. 2010. *Verbal compounding and causa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Verona: Università di Verona dissertation.

Basciano, Bianca. 2019. On the event structure of Chinese resultative compound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48(2), 173–241.

Borer, Hagit. 2005.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wers, John. 2010. *Arguments as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wers, John. 2018. *Deriving syntact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ening, Benjamin. 2013. *By* phrases in passives and nominals. *Syntax* 16(1). 1–41.

Chen, Fulang. 2023. *Obscured universality in Mandarin*.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Chen, Zhishuang. 2023. Directional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A neo-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9(4). 697–736.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omsky, Noam.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omsky, Noam. 2004.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104–131.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oam. 2005. Three factors in language design. *Linguistic Inquiry* 36(1). 1–22.

Chomsky, Noam. 2008. On phases. In Robert Freidin, Carlos P. Otero & Maria Luisa Zubizarreta (eds.), *Foundational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Essays in honor of Jean-Roger Vergnaud*, 133–16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omsky, Noam. 2021. Minimalism: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can we hope to go. *Gengo Kenkyu* 160. 1–41.

Chomsky, Noam, T. Daniel Seely, Robert C. Berwick, et al. 2023. *Merge and the strong minimalist the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Chris. 2005. A smuggling approach to the passive in English. *Syntax* 8(2), 81–120.

Collins, Chris. 2024. *Principles of argument structure: A Merge-based approac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an, Sheng-yang. 2013. *Argument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A lexical-syntactic perspective*. Madrid: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dissertation.

Hashimoto, Anne. 1964. Resultative verbs and other problems.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Report* 8. 39–47.

Hoekstra, Teun. 1988. Small clause results. *Lingua* 74(2–3). 101–139.

Hu, Xuhui. 2023. Antisymmetry, morphological merger, and Chinese resultative compounding.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4(2). 95–122.

Huang, C.-T. James. 1988.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2). 274–311.

Huang, C.-T. James. 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In Richard K. Larson, Sabine Iatridou, Utpal Lahiri & James Higginbotham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109–14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Kayne, Richard S.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ayne, Richard S. 2022. Antisymmetry and externalization.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3(1). 1–20.

Kratzer, Angelika. 1996. Severing the external argument from its verb. In Johan Rooryck & Laurie Zaring (eds.),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lexicon*, 109–13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Larson, Richard K.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9(3). 335–391.

Lee, Leslie. 2013. *Event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pattern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dissertation.

Levin, Beth & Malka Rappaport Hovav.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i, Chao. 2007. *Mandarin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Where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e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Li, Yafei.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8(2). 177–207.

Lin, Jimmy J. 2004. *Event structure and the encoding of arguments: The syntax of the Mandarin and English verb phrase*.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Liu, Haiyong. 2004. *Complex predicat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ree types of* bu-yu *structur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Nishiyama, Kunio. 1998. V-V compounds as seria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7(3). 175–217.

Pylkkänen, Liina.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Pylkkänen, Liina. 2008.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amchand, Gillian. 2008. *Verb meaning and the lexicon: A first-phase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son, Jane. 1983. Resultatives. In Lori S. Levin, Malka Rappaport & Annie Zaenen (eds.), *Papers in 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 143–15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Sybesma, Rint. 1992. *Causatives and accomplishments: The case of Chinese* b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Sybesma, Rint.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ybesma, Rint. 2017. Aspect, inner. In Rint Sybesma, Wolfgang Behr, Yueguo Gu, Zev Handel, C.-T. James Huang & James Myers (eds.),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86–193. Leiden: Brill.

Sybesma, Rint. 2021. Voice and little v and VO-OV word-order vari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s. *Syntax* 24(1). 44–77.

Tay, Wenkai. 2024. *Resultative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issertation.

Travis, Lisa deMena. 2010. *Inner aspect: The articulation of VP*.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Wang, Changsong & Mingming Zheng. 2020. A morphosyntactic analysis of patient-subjec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1(1). 33–71.

Wang, Chyan-an Arthur. 2010. *The microparametric syntax of resultatives in Chinese languag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Zhang, Niina. 2001. The structures of depictive and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2. 191–221.

Merge-based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and a Dynamic Derivation Mechanism for Chinese V-V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Miaocai Yan and Ye Yuan

Bei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Chinese V-V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is one of the central topics in the literatur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dopts Sybesma's (2017) inner aspect analysis for Chinese, arguing that the resultative secondary predicate (V2) is syntactically higher than the main verb (V1). Following Collins' (2024) *Merge-based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MTAS),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Mandarin V-V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assumes that both the external argument and the internal argument are introduced by functional heads, i.e., *v* and v_{IA}. The construc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is constrained by Argument Criterion. Accordingly, a dynamic derivation mechanism for Chinese V-V resultatives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mechanism, different variants of resultatives dynamically select appropriate argument-introducing heads (AIHs) to introduce their arguments. The V1-V2 cluster is derived by V1-to-V2 head movement, which avoid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flicts rais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derivation mechanism under MTAS shows its economic and explanatory power in deriving various V-V resultative variants, including object-oriented transitive resultatives, subject-oriented transitive resultatives, and intransitive resultatives.

Keywords

V-V resultative, inner aspect, Argument Criterion, argument structure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外國語學院
電郵地址：yanmiaocai@aliyun.com（嚴淼才）
yeyuan19@aliyun.com（袁野）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7月27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1月2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2月1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4月1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